

自鄧小平「南巡」講話，短短一年來，經商大潮，攪動大江南北。1992年，中國大陸經濟取得舉世震驚的高速增長。在商業性消費文化蓬勃發展之際，學術理論空前冷落。有人驚呼，高等教育機構已面臨「三光」：「年輕人走光，中年人死光，老年人退光。」這時，我們收到那些仍堅持學術理論探討的朋友的來信，請聽聽他們的傾訴和呼喊。

——編者

四十年未有之大變局！

前一段，我到深圳、廣州、上海、北京跑了一圈，深悉土風大壞，遠非昔比。所到之處，人人談生意，個個談下海，談得人心四散。這個趨勢再發展兩年，大概可以改用李鴻章當年的語言來概括了：「此乃四十年未有之一大變局。」在這一變局下，我們原來很多嚴肅的思考一下子顯得滑稽起來，既無聽眾，亦無同伴，簡直是對着曠野呼喊。你們讀一下今年第一期《讀書》上王蒙為王朔叫好的那篇文章，僅從篇名上即可想像大陸大多數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心態——「躲避崇高」！

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在經受第二次殘殺。第一次殘殺中的幸存者，有可能被第二次殘殺所摧毀。我所認識的人中，幾乎沒有人不談下海的，即使留在岸上觀潮者，腳跟也在晃動。上海每11分鐘就有一個公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司註冊，公司領銜者越來越向知識界擴大、滲透……

讀者 上海

93.2.15

知識分子面臨 第二次思想改造

雞年春節，全國人民過了個大俗年。除夕之夜、初五迎財神，鞭炮聲震耳欲聾，到處都是「恭喜發財」，到處都在談生意。知識分子面臨的危機是多重的，首先是個人生存的危機，而今國家已經不養士了，社會又暫時顧不了養士，得靠自己養自己。知識分子根本沒有資格充當中產階級的代言人，因為他本人已經幾乎淪落為赤貧階層了！而今的大陸知識分子實在無法在一大堆賬單面前保持清高。

更重要的是對人的精神摧殘。我們現在都說：大陸知識分子已經面臨第二次思想改造，商品意識形態的思想改造，雖然不見任何強制性壓力，但簡直無法抗拒，較之50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人文價值的失落，商業文化的霸權，除了個別人之外，一般人都無可抵禦。如果說80年代面臨的

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話，那麼90年代所面臨的就是這種完全工具理性化的商業意識形態。在一片泛濫成災的商業汪洋大海中，「極少數、極少數」（這回真的是「極少數」）人文知識精英所能苦守的只是幾片互相隔絕的孤島而已。

大概留下的人只能苦撐而已，苦撐待變。等到市民社會發展了，學術有重新繁榮的一天。苦撐的心情是寂寞的，唯有與書為伴而已。在這種背景下，《二十一世紀》能夠起到一種學術交流的橋梁作用，自是意義非同一般。

讀者 上海

93.2.17

整理國故不會斷流 理論探索卻會自生自滅

北京已有國學社。國學社的研究方向是整理學術史，整理國學國故，並不在理論性、思想性方面着力。而大陸最迫切的是理論性、思想性的課題。後者組織不起來，很有可能步入乾嘉，這一代人多出幾個陳寅恪而已。一個歷史單元即將結束，一個歷史單元即將開始。我們毫無理論準備，亦

不願從事理論準備，我們已失去了一個世紀，難道還要失去下一個世紀？純學術性課題當然也面臨經濟壓力，但是它畢竟有學術承繼的自發機制起作用，不會斷流，只會流得慢一點，細一點。思想性課題如果任其自生自滅，那就只會自滅，不會自生。如果到下一個世紀，知識分子只拿得出學術成果，拿不出思想成果，下一代人能原諒我們嗎？我們能原諒陳寅恪、吳宓，難道還要讓下一代人原諒我們甘作陳、吳第二嗎？且不說我們的學術功底能否作到陳、吳第二。

我不知道上一個世紀之交，大陸知識分子是否遭遇過比當前更難堪的處境，我只預感如此紛亂的思想氛圍，對於下一個世紀的民族命運，可能是一個劫數。白天我尚能談笑自若，送往迎來，深夜坐定，思念及此，卻憂從中來，難以自持。我心緒之低沉，甚於三年前我個人處境最惡劣的時候。這種心情，幾乎無傾吐對象……

秦雪 上海
93.2

寄語《二十一世紀》

在這個日趨多元化、支離破碎的社會裏，人文知識分子愈來愈被人忘卻。自認為負有社會使命感的知識分子會突然發現：公眾已經不需要他們，在傳播媒體頻頻出鏡、曝光的是那些思想平庸、卻包裝得十分精緻的「明星」。這是一個只要感覺、不需思想的時代。西方的法蘭克福學派試圖對西方資本主義作出回應。但在中國，還缺少這樣的理論力量。

我不知道是否真實地表達了大陸正在面臨的文化危機。如果《二十一世紀》不是一個純學術的雜誌，而自覺擔當着中國文化重建使命的話，應該注意這個問題，因為它將是未來世紀中對文明發展的最大的挑戰。

林濟 上海
93.2

展閱來信，我們深感讀者對《二十一世紀》期望之殷切。怎樣辦好這本刊物，實際上有賴於編者、作者和讀者的共同努力。王中江、何清漣都是本刊作者，他們來信提出很好的建議。

——編者

推動建立中國新學派

正如《二十一世紀》的目標是為了中國文化的建設一樣，我覺得是否可以在開拓中國新學派上進行引導並推動。對抗思想一元化或文化一元化的最好辦法，是樹立起新的主義或各種學派。儘管開始時可能推動或不夠充分，但只要走，就會走出路來。我對中國文人的創造力是不懷疑的，只是在幾十年中它被極大的外力窒息住了。現在是解放的時候了，特別是《二十一世紀》可以提供陣地。可以鼓勵新說，與闡釋與批評的學路從形式上區別開。中國文化的現代化，根本意義應是指中國文化的新形態，即各種學說或主義竟相而立，願《二十一世紀》在此更有所作為。

王中江 鄭州
93.2.3

多發表些調查報告

貴刊我常看，竊以為應多發表一點調查報告以及對當代社會的觀察分析，這樣才符合刊名。中國現代的變化之深刻，決不比「五四」遜色：如不能從理論上分析探討，頗可惜。

這些年的社會變遷很大，地處沿海，感覺尤甚。物質生活的豐裕和生活目標、社會目標的貧乏是現代中國沿海地區的特點，內地從雙重貧乏走出來之後，最多也是這樣。對這些變遷，我很關注，一直在搜集材料。

何清漣 深圳
93.2.8

學人志向未泯

讀罷貴刊第14期陸山先生〈地獄裏的思考——讀顧準遺著《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》〉一文，感觸良多。四十餘年來的大陸學術研究，雖備受抑制，但由於學人志向未泯，遂使此項事業雖命若遊絲卻不絕如縷。顧準先生在當年的政治高壓下，棄榮華之宦途而擇荆棘密佈的治學之路，並在那個時代便已對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妙有所得，實屬難能可貴。如今大陸學界在政治壓力之外，又多了一重經濟壓力，棄學從商者日眾，學術事業益發岌岌可危。故吾儕更須效法前賢，不墜青雲之志，以期守先待後之功。

王焱 北京
93.2

小中見大 俗中見雅

獅子搏兔，亦須盡全力，方益顯好看。貴刊第12、13期連續刊出的〈中國飲酒文化〉和〈中國傳統體育文化〉，乍看標題只是文化的細部問題，但一經從宏觀背景下進行微觀解碼，卻能小中見大、俗中見雅。作者頗得中國文化之神髓，又能以行雲流水般的才情將其款款道出，讀來使人神暢。

陳來 北京
93.2

似是而非 不知所云

我對第14期上伍曉明〈自我意識〉一文有這樣兩點意見：

一、該文在陳述自己的理論觀點或重要結論時，往往使用「似乎」、「也許」之類不肯定性詞彙。這樣，該文就顯得似是而非，不知所云。該文中用以陳述基本理論觀點的主題詞，諸如自戀、他戀、發狂、憂鬱、哀傷、故事等等，其意思很難界定，這又加強了該文似是而非、不知所云的特點。

二、該文的題目雖然很大，但大致上是建立在對於《狂人日記》、《沉淪》、《拯救與逍遙》、《河殤》四個作品的放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，和《沉淪》把留學海外學生的處境歸結為祖國的強弱的寫法都是「無意識」的，這很讓人驚詫。要知道，這是一篇處處引證弗洛伊德「心理批評」的文字，卻把作家對於作品人為心

理過程的分析，與作品人物行為的無意識混同了。

讀者 北京
93.2.7

讓中青年學者說點肺腑之言

第14期「展望二十一世紀」欄目中，鄭赤琰先生〈應向新加坡學甚麼？〉是篇好文章。文章不長，僅一千餘字，列出新加坡體制與大陸五條根本不同之處，說明大陸不宜照搬別國體制的論點，言簡意賅，發人深省。對於某些歡呼新一輪改革浪潮的大陸知識分子，讀一點這樣的文章，不啻是一帖清醒劑。

可惜這樣的文章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。該欄目是貴刊的帶頭欄目，向大陸學術、文化界的權威人物約稿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總不能因此形成另一個統戰櫥窗，說些言不及義的拜年話。這些人物每年在大大小小的拜年會上說得還少嗎？由此我建議，這一欄的約稿面不妨向中、青年開放，讓他們說些肺腑之言，以沖淡目前的統戰氣氛。

朱學勤 上海
93.2

93年起，本刊首欄「展望二十一世紀」已改為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，希望改變這一欄「統戰櫥窗」形象。我們歡迎世界各地中國知識分子為這一欄撰稿，使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的內容更充實、豐富、多元。

——編者

馬來西亞讀者來函

編者先生：

對於您們以優惠價讓我們訂購《二十一世紀》，我們非常感激。

《二十一世紀》是一本非常嚴謹、學術性很高的刊物，我們認為它可被視為學術論文集而當之無愧。像這類在內容上「硬度」較高的刊物，馬新兩地是很難找到的。我們既偶然閱得這本刊物，有久旱逢雨之喜。現更積極地推介給師友，反應是令人鼓舞的。

另一方面，我們曾托一位講師到新加坡代購舊本《二十一世紀》，很可惜創刊號已售罄。基於收藏一套完整的《二十一世紀》的欲望，我們想請問貴刊是否仍有創刊號的存貨？我們希望仍能購得。謝謝。祝
安好！

讀者
楊晨煒 歐陽成業
吳俊震 魏素詩
敬上
93.2.10

馬來西亞四位讀者來信中感謝本刊給以優惠價格，有關情形是這樣的：考慮到大學生和研究生在經濟上尚沒有自立，我們對學生訂戶採取了優惠辦法，即4人一組訂閱一年可按原定價8折的優惠價格訂閱。我們歡迎世界各地的學生採用這種辦法訂閱本刊。

——編者